

卡 尔 · 麦 世 界 探 险 丛 书

智闯蓄奴岛

〔德〕卡尔·麦 著

- 冒险、悬念、风情文化
- 全球畅销一亿三千万册
- 已译成三十六种文字
- 中文版首次独家授权

中国妇女出版社

智闯蕃奴岛

[德] 卡尔·麦 著

徐凯军 译

杨 鉴 校注



1516.45/21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0251858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闻蕃奴岛/(德)麦(May, K.)著;徐凯军译. -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9. 1

(世界探险故事丛书)

ISBN 7-80131-285-6

I. 智… II. ①麦… ②徐…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 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299 号

智 闻 蕃 奴 岛

卡尔·麦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首都发行所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1/32 10.5 印张 231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31-285-6/I·34

定价:16.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m Sudan

©1999 by Karl May Verlag, Bamberg, Germany

中译本前言

走进卡尔·麦的世界，你不仅会被主人公游历、冒险、行侠、与严酷的自然灾害搏斗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为其中穿插的对非洲原始部落黑人狩猎河马的情景，北非原始部落人狂欢的壮观场面，中东恶徒偷盗走私木乃伊、穿越沙漠掠奴贩奴及被追捕的惊险镜头，充满地方色彩的宗教盛典，美洲印第安部落奇异的生活观念和习俗，美国西部拓荒淘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等的生动描写所陶醉；他叙述的拿破仑时代盛事、西班牙将军弗朗哥与波斯人的战争等，会把你从大毁灭、大阴谋、大谋杀一直带向高贵心灵的胜利……这一切让你读而不忍释卷。

悬念、生动的情节、迷人的自然景观和风情文化、悠远的历史感，以及揉神话、探险、游记和哲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手法，这便是卡尔·麦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处处闪现的智慧、人道精神和正义感、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使人在欣喜入迷之余，获得许多教益启迪；而其中勇与罪恶、灾难和自身弱点搏斗的主人公，会使得你觉得这是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主人公了。

卡尔·麦 1842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纺织工家庭。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 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 1878 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00 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如今，卡尔·麦在德国萨克逊的故居已被改成一座纪念馆，卡尔·麦的半身铜像装点了那座城市的广场；他在德勒斯登附近的别墅——“老铁手别墅”也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美洲印第安文物，以及卡尔·麦的全部著作和他收集的大量纪念品；他的许多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根据卡尔·麦的遗愿，那儿的雷迪伯尔大学已成为负责“卡尔·麦慈善基金”的专门机构。

目 录

1. 猎杀河马 (1)
2. 绞索的审判 (21)
3. 在戈克村 (42)
4. 在死敌的淫威下 (60)
5. 猎奴者的下场 (80)
6. 考耶城的小客店 (100)
7. 一个漫游者 (112)
8. “哦，我们的骏马！” (130)
9. 在追踪的路上 (146)
10. 亡灵教堂 (159)
11. 贝贝族父子 (185)
12. 克尔胡族的头领 (196)
13. 遭受冷遇 (218)
14. 阿布·赖奇奇 (232)
15. 反目成仇的赖斯 (252)
16. “圣徒的拳头” (284)
17. 沙利 (307)

1. 猎杀河马^①

下一个目的地是马耶·泽姆卡特，意即鱼泽之地。这个地名告诉我们，在那儿能享用丰盛的美味佳肴。去那儿要走三天的水路，然后弃舟改走陆路。但如何走？徒步穿越这片沼泽地？那只能在沼泽地上缓慢地挪步前行，这可是苦不堪言的事。那么骑畜而行？对。但以什么牲畜代步呢？这一带没有马和骆驼，它们完全派不了用场——走不了几步就会陷入泥沼。在那里人们以另一种牲畜代步，它既不如阿拉伯俊马那么高贵，也没有“沙漠之舟”一类的美誉，它只是水牛。

这种牛在遍布沼泽的尼罗河上游繁殖，它们强壮、快捷、机敏而且不畏艰难。经过驯化的牛看起来很温顺，可供人乘骑和驮物，所以已成一种专门的运输畜。

若能觅得这种牲畜，我们可就是稳操胜券了，伊本阿西要用20天时间到达目的地，他5天前先出发，可能需两周才能抵达目的地。我们却能在9天内抵达瓦公达。这样，我们可以赢得6天时间，足够安排对他的迎战准备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能供我们乘骑和替我们驮行李的牛呢？这些牛只能在马耶·泽姆卡特才可能找到。

^① 注：本世纪初狩猎还是件普遍受人欣赏的事，人们还没有“濒危动物”的概念，读者在阅读时请注意这一点。

那儿居住着的一万多波尔人。他们散居在 40 多个村落中，拥有成群的牛。幸运的是这些波尔人是丁卡族的一个分支，由于被我们救下的戈克人与他们种姓相近，我们认定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必要的帮助。

此外，还有个时间问题。我们不想耽搁一天，等我们的大船到达那儿时才去与他们谈判，因此，决定派一只小船先行。小船配八名桨手、一名舵手，备足必要的口粮，八个桨手合力划桨，船速会比“鹰”号船在风力最足时快得多。赖斯派我担任船长，并受他全权委托，去凭感觉与黑人谈判。八名水手是从最强壮的士兵中选出的，其中一个叫丁卡·阿加迪的将兼翻译，因为我们中无人能完全听懂丁卡土语。当然，我们都随身带了武器。有几个战士说他们知道马耶·泽姆卡特有很多河马，沼泽地的河流两岸大象成群出没，这激起我极强的捕猎愿望。

我们在摧毁舍利巴后继续航行不久，就提到了狩猎计划，也马上付诸了行动。不一会儿，我们九个人就荡起轻舟，先“鹰”号船而去。

沿河两岸绿树浓荫，水面上芦苇丰茂，但并不妨碍我们一路顺畅地荡桨行舟。为了省力，我总是让水手四人一组轮流划桨，自己则坐着掌舵。此外，我们还支起一张风帆，尽可能利用有利的风流助船前行。

傍晚，我们泊舟小歇，静观月亮冉冉升起，然后继续行船，我不得不小睡片刻，因为前一夜未合过眼。阿加迪也是如此，其他人则手不歇桨地划船。我们点起了一簇火，这样可以不受当地最让人讨厌的螫蚊侵扰。我们驶至一片开阔地，这里已属于声名狼藉的巴达了。

北欧人难以设想，蚊子的祸害在当地意味着什么。我们屋内的蚊子、还有嗡嗡营营的木蚊子和当地的螫蚊相比，犹如天使和

恶魔，因这种恶魔般的螫蚊使受其叮咬的生灵痛苦不堪。黑人将木头、畜粪和湿草堆成一堆焚烧，以圈关他的家畜并驱蚊，而他自己则把腿插入没膝的又热又臭的粪便中，以阻隔螫蚊飞蝇对躯体裸露部位的侵袭。此外还有大量的飞虱覆盖在牛羊身上，经常密得见不到牛羊的皮毛。若让这种飞虱数日、几周或一个月地持续叮咬，最强壮的黄牛也会倒毙。因此，在这一带，排位最后的水手也要备有一顶叫作奶姆稀耶的蚊帐；在贩运黑奴途中，最贫贱的阿姆斯特人也会躲在蚊帐里，而可怜的黑奴却在螫蚊肆虐的叮咬中毫无保护地被标价待卖。

当月亮在树丛中升起时，我被叫醒，船儿继续前行，船头舱面上有一层粘土，我们在粘土上生起一堆火，一则防蚊，同时能在火上烤鱼。罗尔河里鱼很多，特别容易上钩的是一种体型小、味道鲜美的鲇科小鱼。

我们通宵划桨。当早晨起风时，我们扯起风帆，让一个水手调整帆的角度，其他人则在船中躺下小睡片刻，接着再合力划桨。中午最热的时辰，我们有时也歇下桨凭船帆鼓风徐行，续而复又划桨，合力将如此长的一段水路置于身后，以至于当我在地图上寻找马耶·泽姆卡特时，估计它已近在眼前了。同行中有个被俘后投诚的伊本阿西旧部下到过这里，他不能过马耶而不上岸，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普通树林的尽头，续之而起的，是大片棕榈树。

这片棕榈树是东北除柿属棕榈树之外最美丽的棕榈树，它有高大挺秀的树身，中段凸起，上段渐次变细，令人想起阿尔奇建筑的支柱；许多深绿的扇形叶构成了郁勃的树冠；成熟的果实是橙黄的，有孩子的头一般大。棕榈树木料可用于制作轻舟和舂米棒。

当右岸出现浓绿的棕榈树林时，天色已渐暗。我们继续划了半个小时，见河流向左延伸出一条支流，顺支流前行，发现它汇

入了一个宽阔的湖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马耶·泽姆卡特。

整个行程中我们没遇见过人，此处看来也没有人在等待我们。我们荡桨驶入马耶，两岸景色首先跃入眼帘，接着河道开阔起来，我们尽可能快速地向右岸靠去。向岸边滑行时，我们搜寻着，看是否因为我们人类的出现而有什么兽踪显露，可很长时间并无收获。暮色迅速降临，当我看到距岸边几步之外那条奇特的断头台状的林间通道时，我已相信当夜是失去目标了：一条两侧有护桩、横木铺成的小路伸至水边，小路边一块沉甸甸的石块上挂着一支短短的铁矛，铁矛连着一根长麻绳，麻绳另一端系在芦苇丛上，矛的顶端装着锋利的倒钩。

这是捕猎河马的猎架。河马无论如何不算是和平的动物，它在水中甚至经常在没受威胁的情况下袭击人类，它在受到伤害时更具危险性。它潜入水下，再直接上来，目的是撞翻敌人的小船，然后用大张的口将对手撕碎。因此，黑人在水上都尽可能避开河马，但在陆地上却热心地追踪它，因为这种动物的肉，尤其是它的脂肪是难得的美食。白人也认为它的脂肪口感极佳，令人垂涎。

河马白天伏在水中，夜里登陆觅食。它喜食汁水丰富的植物，特别喜欢去种着甘蔗和其它植物的田里边吃边践踏植物。和其它野兽一样，每天走自己特定的路线，直到有什么理由强迫它放弃。而黑人就在它的必经之路上设下猎架——通常用悬吊的长矛或用石头加重的猎叉。猎架的原理是只要动物的皮肤触动猎叉、猎叉就落下，深扎在它的颈项或脊背上，倒勾扎在肉里动物就挣不脱了。受伤的河马纵入水中，鲜血汨汨流出，死后它的尸体并不马上浮出水面，而是一整天沉在水底。由于在那一地区尸体会很快腐烂，那样会得不到河马的肉，但正如已提及过的那样，矛叉的另一头用长长的麻绳系在芦苇丛上，芦苇丛是不会移开的，它飘浮在水面，告诉前来寻找的人河马沉在水中何处。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猎架，它下面是某只河马的必经之路，我想，在设置了猎架的地方，肯定有人！当即将舵转向了岸边。但我谨慎避免在小路边上岸，不是出于对野兽的畏惧，而是提防我们准备去找的人。

不知是否会得到友好的接待。那些人随时会过来察看猎架，如果我们登陆，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可以退回船上，那样如遇到追捕，船就是逃生的保障。于是我让船再向前划一段路，将它泊在了又高又密的芦苇下不易被发现的水湾中。上岸后我们再将船拖到芦苇深处，让陌生人不能发现它。

我让同行的水手们等我，自己走向猎架去探索猎架和它周围的情况。我得判断我们走什么方向才可以找到设置猎架的人们。为了避免暴露，我愿独自一人前去探索。

这可并非易事，因为河岸十分泥泞，走路时脚会深深陷入泥中，稠粘的泥浆迅速注满脚窝。我因此不担心会留下脚印，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在脚上捆上了芦苇叶，使踏出的脚印与来此觅食的河马那又大又圆的脚印相同。

在猎架边我发现人类赤脚的脚印。仔细观察后我判断，设置猎架的人曾在当日下午来过，因为在两支木桩周围，松软的泥土被挖掘过还没有整平。我由此判断，猎架是今天刚设置的。

根据足迹，可知设置猎架的人们返回树林去了。他们本不该留下如此清晰的足迹的，我决定跟踪足迹前去。

这里也是一片棕榈树林，它们的树冠伸展犹如巨大的屋顶，树杆上缠绕着藤蔓植物，藤须向所有方向展扬，在棕榈叶之间编织成了密网，进入者只得挥刀辟蔓，才能前进。黑人不得不开辟出一条穿越这些藤蔓密网的小路，我于是顺路而行，随时准备闪到路的一侧，隐蔽自己。

约五分钟之后，眼前出现了密林中的一块光线明亮的空地，这

也许是树林中风灾摧折树木所致。空地上有六个结构极简陋的草屋，象是黑人们为了短暂的歇息而造的。尽管草屋很少，但可以猜想到一定有不少人在这锥型屋顶的小草屋里居住。

在小屋的门前黑人们或躺或坐或站地呆在那儿，尽是一些爱嚷嚷的男人，有几个正忙着在堆烧柴。天马上就会黑了，他们没有设岗哨，看来他们在这里感到很安全。从他们身上的纹身，我认出他们是丁卡族的，正是我们要找的丁卡族波尔部落人。

我原路退回，先回到了猎架边，再回到船上，告诉大家我看到听到的一切。我们的翻译阿加迪说：

“这是些波尔部落的战士，他们正在狩猎，因此没有妇女在身边。我们去他们那儿吧！”

“你认为我们会受到友好接待吗？”

“是的，他们为什么不表示友好呢？我们是友好的，我作为翻译，是你们队伍中的同志，来吧，让我们去那里！”

阿加迪向猎架方向走去。

“站住！”我制止他，“我们要小心一点，情况不一定如你所想的那样他们会欢迎我们。我们要想妥退路。现在只有一条退回猎架的路，是他们知道的，他们会很容易追踪我们。”

“我们有很好的枪，比他们更占优势。”

“我并不怕他们，但是如果能避免损失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开出另一条通向草屋的通道！”

“你认得方向吗？”

“当然。如果我们必须逃跑，波尔部落的人不认识我们新开的小路，我们可以赢得时间登船离开。”

“你要怎样就怎样吧。哦，本尼西，但并不是非得开条路的。”

不管他觉得是对是错，我认为有条退路更好。我们抽出刀，把长枪挂在肩上，由我指路，开始斩蔓辟路。我们的刀很锋利，开

路进度很快，但到达亮地时天已黑了。波尔部落的人点着了火，我们可以循着火光前进。

离河岸越远，地越干越硬，我们很乐于走在坚实的土地上。终于，我们贴近了亮地上的小草屋，最近的小屋离我们只有30步了。

每个草屋前都燃着火，居住者们正在忙着烤肉，肉香飘了过来。阿加迪吸着鼻子轻轻喷舌。

“这是烤河马肉，波尔部落的猎手今天早上肯定打死了一只河马，我们将和他们一同分享。我们是一起去呢，还是先和他们说一说？”

“两个方案都不可取。选个折衷的办法吧，我们一起到第一座草舍，你上前向波尔部落的居住者问候、谈话，只要发现对我们有敌意，你就赶快跑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

阿加迪同意了，我们就一起前去。没有岗哨，走到火光处之前，无人会发现我们。可一个发现我们的人惊叫着跳了起来，并用手指着我们。所有目光都射向我們了，他们发出了一片惊呼声，然后，所有黑人都以不可思议的快捷速度逃进了草屋。

现在我最好马上和大家一起撤回，但我暗想，这于事无补。我看见门洞里有枪口瞄准了我们，因此让阿加迪一人走向估计有指挥者在内的那间草屋，让他手中挥着一支棕榈树枝，哪儿的人都明白，棕榈是求和的信号。

我们的翻译走到火堆边停下，开始与草屋里的人对话。说着说着，两个黑人从草屋里出来了，他们不带武器走近去与阿加迪说话，表情动作都无敌意。最后他们指指一间草屋，请阿加迪进去。从草屋上升起的乌黑烟团，可知那草屋里也生了一堆火。我想叫阿加迪警觉些，但为了不使波尔部落的人产生误会，只得作罢。他被引进了草屋。

过了10分钟、15分钟，阿加迪还没出来；又过了半个小时，

是无人出来。黑人们藏在草屋里不出来，火堆因得不到继火，火焰越来越低。得想想，为什么阿加迪一直不露面？他至少得出来一下，以免让我们焦急等待呀，如果等到火堆的火熄灭了，我们手中这张唯一的王牌就不得不打出去了。我几次呼唤阿加迪的名字，却是徒劳，我最后请他回答，他的声音终于由草屋中响起：

“本尼西，我被抓住了。他们认为你是帮伊本阿西的，他们不信任我。”

“他们的头在草屋中吗？”

“是的。”

“请他带上你出来，我有话对他说！”

阿加迪不答话，数分钟之后，才见他双手被反绑着，走出门来，除此，他只被允许走到草屋内可以够到的距离。这样，里面的人可以在眨眼间把他拽回去。

“喂？”我问道，“波尔部落狩猎队的头在哪里呀？”

“在草屋里，他不出来。我得传话让你马上撤走。”

“如果我不撤呢？”

“他们会开枪射击。如果你不走，他们就把我拉回去杀了。”

“如果我们撤走，今后会发生什么？”

“有关今后的事他会告知你们的。”

“我们何时被告知？”

“明天。”

“为什么要到明天？你知道，我们的时间有多值钱。怎样，在哪儿听告知？你有没有说出我们船藏的地方？”

“没有。我推说不能详细描述那个地方。也许我能向这些人证实你不是伊本阿西。后退吧，安静地等到明天，现在不要尝试来救我，那会使我立刻被处死的。”

“我会考虑如何行动的，但是告诉他们：我将在黎明时回来听

取答复。告诉他我是怎样的人，告诉他如果敢伤你一根头发，我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转回身和我的下属们一同离去，但没走远，我们走到火光照不着的地方就站住了。我回头见阿加迪消失在草屋内。

“他完了，”水手中有一人说，“这些黑人认为他是为伊本阿西做事的叛徒，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捕猎黑奴的白人，正诱使他们与我们接近。他们会先杀了阿加迪，然后悄悄逃走。”

“我也相信这些人会这么做，但我们要阻止他们。我们得包抄他们的宿营地。”

“这帮不了我们。我们中虽有会射击的，但不是大家都会射击。”

“如果波尔部落的人想突围，必得人人从我们的猎枪口下经过。想想吧！他们在马耶河边安营扎寨，可那儿树林稠密无法穿行，他们是从何处来的？是穿越树林来的吗？”

“难说，黑人想狩猎河马，也想捕鱼。他们是由水路来的。”

“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知道该如何行动了。我们没看见他们的船，波尔部落的人把船藏起来了，肯定藏得离此不远，甚至就在河马路途边上，因为顺路最容易下水。如果我们截断此路，他们就不能再向前走了，我们有八个人可以布四个双人哨位，在他们宿营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设一个哨位。我们藏身在光亮地的边缘处，月亮出来时，就躲在暗影里，黑人们要从一侧突围，这一侧哨位的人就呼叫，我们其它哨位的人就赶过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切，我们不必害怕黑人的劣质土枪。过来，我们来安排哨位！”

慢慢靠近黑人的宿营地后，我用暗示方式布置三个双人哨位留在后面，第四个哨位由我和第七个战士组成，我选择南面设了哨位。这里通向马耶，是河马的必经之路，也是黑人突围时能对

他们进行阻击的路段。

棕榈树下一片漆黑，我们躺在柔软的土地上，只有当有人磕绊到我们身上时才能发现我们。黑人宿营地的火堆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当最后一个火堆熄灭时，草屋隐入了漆黑的夜色之中。四处一片寂静，动物世界也坠入了梦乡，没有一丝微风。但动物世界里并非全都入睡了，上千只萤火虫在棕榈树叶间明灭闪亮，几百万只螫蚊飞向我們。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今晚光顾我们，不用付帐单。在尼罗河上游有种小小的扁豆型的水生植物，它好象无气味，但如果把它揉碎，就会散发出一股异常强烈的臭气。下午我们在穿过一片水域时遇见了这种水植物，采摘了几捧到船上，登陆前我们在手上脸上抹了它的叶汁，所有的蚊蝇都怕闻这种气味，所以逃得远远的。

我不知还有什么臭气能和这种叫 *sitt elschamiel minchar* 的水生植物相比。如果有人，比如有个欧洲人宁忍受螫蚊的叮咬而不能忍受这种气味的折磨，那就可以想像他受蚊子叮咬的惨痛程度了。如果脸上没有护网，那么只要一点时间人就会被叮得面目全非。蚊子的毒液会使人颜面肿胀，眼睛肿得眯成了缝，嘴唇厚厚凸起，鼻子变成了紫红色的酒糟鼻，如果几只蚊子得逞钻进嘴里，舌头都会被叮疼，并使它肿胀得堵在口腔中不能动弹，说话口齿不清。耳朵也一样，如果螫到耳道口，会使人几小时失聪。因此还是那种水上植物的气味容易承受一些，因我们把蚊帐留在了船上，我们只得被迫抹这种叶汁避蚊了。

我们就这样在埋伏地躺了半个小时。天上的星星耀眼起来，朗月初升，夜空明亮，银白闪烁的月辉穿过棕榈树冠疏离的叶缝撒向墨也似的树林中。

我发觉我们的右侧有树枝折断的声响。

“你听到了吗？本尼西？”我的同行者问我“会是什么呢？”

“是两个人在匍匐前行，肯定是黑人。”

他们走近了，由于我们卧在路边的藤蔓下，他们看不见我们，尽管棕榈树下很黑，但我认出了他们的黑影轮廓，他们手中似乎还拿着桨，走过时不断发出响声。

“时不时地来几个，”一起的水手说，“我们要放过他们吗？”

“是的。这些波尔部落的人想到船上去，我们如果不惊扰他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藏船的地方，否则我们得费很多精力去寻找它们。又有人过来了，隐蔽好。”

我和我的战士悄声耳语时，又有两个黑人贴着我们走了过去。他们四个显然是先去清理船只的。我倾听了一下宿营地方向的动静，但什么也没听见。

“我跟过去看看，”我对水手说，“你躺着别动！如果再来几个黑人，你就对他们喊话，如果他们不撤退，你就开枪射伤头一个人的腿，那样会奏效，至少可以坚持到我回来。”

我从隐藏的地方朝马耶河匍匐前行。小路笔直地通向水里，我爬了一段路，那儿像在一支很长的管子里，可以顺方向看到马耶河。月光下的马耶河闪烁着金属般冷凝的光，水面平静如镜；在堤岸和树林之间，是宽阔的芦苇丛，猎架矗立在芦苇丛中。在猎架和树林之间，几个黑人手中拿着桨，背朝我站着在向马耶河察看。我快速爬至树林的边缘，躲到了最后一棵棕榈树的黑影里，这个方向正对着他们观察的地方。

那是一头河马，根据那硕大的头颅来判断，它是头巨兽。它在嬉水，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沉入水中，但浮起时并不暴露全身，只露出头和脊背。它的脖子上架着一只小河马，约有纽芬兰长毛犬一般高，但更胖。

埃及的老人称这种河马为“累”。这种巨兽的身体的确很象猪，因此也被叫作河猪，只是比猪大得多。它的头没有其它动物的头